

“为了不白活一辈子！”

袁明

(在丁石孙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2019年11月11日

谢谢数学学院的邀请，能来参加丁石孙先生的追思会，再次有机会缅怀一位在北京大学历史上留下了永远印记的校长和老师。

10月19日，丁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的第三天，我出差到浙江宁波慈溪，那是丁先生夫人桂琳琳老师的故乡。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地的干部认出我，特别激动地要和我合影，说在网上看到我写的“精神的召唤——记与丁石孙先生35年的交往”。“他们也看到了前一天的”人们日报“，上面有丁先生在1998年5月4日在临湖轩参加北大美国研究中心活动的照片。他们要我在报纸上签下名字，说要留下”永远的纪念“。他们和北大没有什么关系，我以前也并不认识这些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人。他们说在网上看到我的文章时，还以为”袁明是个男的。“但是”丁石孙“这个名字，一下就把我们连到了一起。

三年前，田刚老师约我写一篇稿子，说要收进数学学院给丁先生90岁贺寿的集子。我就写了“精神的召唤”，副标题是“与丁先生35年的交往。”篇幅有限，我写出来的其实只是十分之

一的内容，真要把 35 年受丁先生教诲的种种内容写出来，可能是一本书，这是以后的事了。

为什么是“精神的召唤？”哪里可以看到精神？而且被它吸引，内心有被“召唤”的感觉？

丁先生在 1983 年底从伯克利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们这些在伯克利进修访学的北大老师们，如数学学院的陈维桓老师等等，都十分关注他的情况。因为我们都听他说过，回去以后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我们知道，他的表述只是表明他对办北大的困难的充分估计，在做内心的心理准备，而不是真要去四面出击。他是要做真正的建设，而做真正的建设，一定会有阻力，一定不是坦途。他离开伯克利的前夕还对我高兴地说，“桂老师来信了，她终于同意我做校长了，她说我们一辈子都为北大了，现在就做最后一点贡献吧。”

此后，我收到丁先生的多次来信，信里总是简单介绍情况，要我回去“一起好好办北大”。有一次丁先生还用去天津出差的机会看望我的父亲，要我父亲支持我尽早回国。1984 年 9 月，丁先生参加“中国知名人士代表团”访美，第一站旧金山。我们争取了一个机会请他来伯克利。赵宝煦、谢有畅、陈维桓、王诗晟、石根华、韩敏中等都参加了聚会。会后我和韩敏中送他回旧金山的 Fairmont Hotel。在他下榻的房间我们又谈到北大工作和他面对的困难。我听了心里沉重，脱口说了句类似“这么难，为了什么啊？”这样的话。我没有想到，丁先生当时用手拍

了一下椅子靠手，呼地一下站起来，挺直身躯大声说了一句：“为了不白活一辈子！”真正是顶天立地，振聋发聩！

这以前和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丁先生有过这样激烈的内心独白，但是它在我心中刻下了永久的印记。我真希望哪位画家，以此为素材创作一幅画，画出他的坚毅和丰富内心。我听他讲过“现在中国的数学领域，也和你们国际关系一样，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遥遥领先，我们一定要追赶上去！”这是深沉的家国情怀。我也听他讲过：“这次选我做北大校长，大家都说是民选，实际上是中央书记处先定的。”这让我感到在一种宽松政治环境中的被信任感和知己感。我多次听他说：“我还是最喜欢教书。”

四年前，北大领导希望我接手燕京学堂。我着实犹豫了一阵，因为知道这件事难做，一定不是坦途，而且充满挑战和困难。我和丁先生同住一个大院，常常可以跨过园子中间的小路，到他那里请教。不过那时丁先生已经住进北京医院。我便会对着他家的窗户想，如果丁先生在，他会对我说什么？我后来做出决定。丁先生多年前说过的那句话的分量，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精神的召唤。